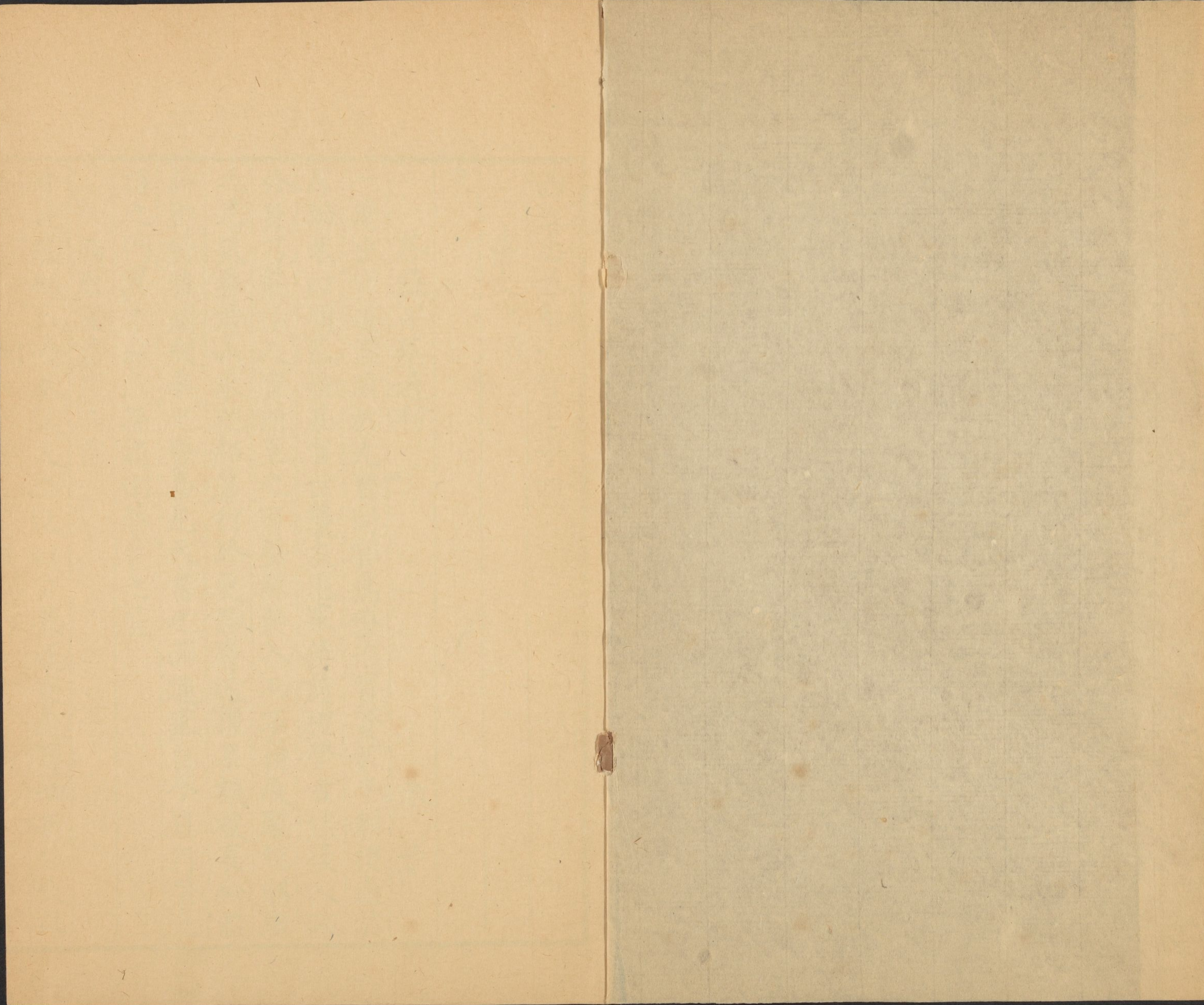


T 3198/C. 81

8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68



西江志卷第一百七十四

藝文 書啓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

答饒州蔡通判

朱子

一麾出守迹濫廁於九賢同官爲僚治實資於半刺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恭惟某官世襲衣冠家傳詩禮學古然後入政修身乃能治人宜所至之有聲諒無入而不得展龐統騏驎之足貳番君山水之邦靡行終更即膺迅擢某誤被宸命濫持郡符雅聞別乘之賢喜見天書之面通家自今日行登元禮之門異才非王孫誤倒蔡邕之屣

西原崔嘉彥二首

昨日裴徊三峽奉候久之旣以日暮遂東走楞伽折桂失此

一見殊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菴屋仰勤神
用方丈窗牖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
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爲立之菴中什器俟一面
措辦旦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答程生珙

異論紛紛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
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切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
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
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與黃商伯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于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劄子

懇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
冊恐致重複若以呈二文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爲之已有
者不別致則亦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
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爲之旦夕遣人至金陵亦
當徧于本路諸使者也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墮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
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三大
字本就桌上寫成旣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旣已刻成煩且
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即就本修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要
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亦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
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胸

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答項平甫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王子合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

答滕德章

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答呂伯恭三首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熹到此初不自料欲小立綱紀爲民整頓一二久遠弊滋兩日來覺氣象殊不佳已走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

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入都人附此於汝昭兄弟處書到切望便爲落筆却懇韓丈借一介送來或恐熹已行即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畧到令人歎慕不能已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顏魯公一篇獨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極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恐已清安不妨運思故敢以爲請耳韓丈不暇拜書蓋此所避正韓丈向來所遭躡藉之流甚恨失計輕去山林踈踏於此如坐針氈之上也相見煩爲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罷書才到郡徑走谷簾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

足以少復鴈門之跼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加愛爲禱不宣

近得子約書知己還舊隱又見德化主簿經過云亦嘗得望顏色喜慰深矣比日想益輕健但數日暑氣異常不知宜如何耳又聞尊嫂亦嘗不快想亦無他也熹失計此來百事敗人意此月內當遣人丐祠祿得與不得復未可知然不以病去則必以罪去矣前請祠記近已畢事奉安不審能爲抒思否此不敢必但若得之不惟爲此邦之幸亦使四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不廢此足以少自慰也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屢到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懸瀑瀉石龕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

西漢志 卷一百七十四
卧龍有小菴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畫孔明像
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事
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

白鹿書院承爲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
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人士蒙益旣多而傳
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凡內一本
裝標與濂溪祠堂記爲對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
尹和靖者可皆作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

與曾致虛書

南康從祀畫像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
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像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
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於地亦

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
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
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像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
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踈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
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丘林泉石號爲東南
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
洞者溪山邃密林趣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
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
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儻欲復修
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

西漢志 卷一百一十四 五
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
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
畧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為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靡
耗顧以事體希濶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
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
則熹之受賜為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錢伯同二首

陸九淵

不訊記曹又復逾時然早作晚寢渴飲饑食皆涵泳邦君之
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
堯舜為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
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
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為流俗

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
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
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
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隳敗為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
俗使然耳執事慨然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
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
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答姑以
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藉
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礫潭西有半山礫潭不下
玉淵半山可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為一澗垂注
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

四曰踈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
沿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
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
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綠尊紅妓安能作字
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吳山
解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爲喜以款集爲幸然區區之懷終不
能孚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
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
傳陰儲密積履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
越而北轅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

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
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
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爲欣厭者皆其私也
豈可遽操以爲驗稽以爲決哉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
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敷伏想
大摠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
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
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
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屹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
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

怪石却畧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
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泐以觀佳處與
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
舍於其側春間攜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
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
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
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
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
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繫驥百里下車之
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未厭道途

之傳寢異前日駁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
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耶金谿爲邑雖陋而
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
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
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
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爲黨貢諛獻佞以蒙執
事大抵吏胥獻科斂之計者其名爲官其實爲私官未得一
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峒堯服食燕
設擬於貴近非腴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
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
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
執事之不閒不獲展露旣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命以

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戢向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考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之秋輸向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

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旣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爲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斂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獲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獲者尚多已獲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糶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

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察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

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于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振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比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扶欲無祕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寢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棄於鼠壤漿瓠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

而登諸篋櫝千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挹箕翼以為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烟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寢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

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股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槌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屢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託契門牆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

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睚眦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爲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是間榷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王謙仲

其違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怪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爲大明惜之聞去冬不願著足鬧籃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爲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四
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爲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爲馬祖者廬於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於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攜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

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烟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汨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

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緇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菴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峰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峰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峰昂首躬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貌姑石琵琶諸峰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沒於蒼茫烟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爲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

除吉倅謝丞相

劉克莊

送窮無路遂至顛天起廢佐州且爲擇地先生里巷恩出廟堂竊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當杜韓兩家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蘇尹二子之冤皆終身而莫雪若夫舊愆未掩新獎已加納之於春育海涵之中收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公此舉前哲所難伏念某少也不羈長而無述侍察父愆兄之側非不漸濡慕善人君子之名亦思矯揉終以操修未至毀譽莫調身久落於江湖謗常喧於朝市賢者不與

品量爲浮薄之歸文人相輕倚撫及語言之末凡此皆童蒙
之過失積而爲老大之悔尤屏窮巷者五暮食叢祠者再考
獨念吾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某水某丘詎忍忘懷於斯
世望翹材而稽首憑筮記以陳情負郭無田所仰給者代耕
之祿小人有母宜見憐於孝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
下走之姓名難記敢圖英晤曲軫沈淪噓谷底之寒芟回筆
端之春意昔投閒置散已行白簡之言今悔過知非復畀青
氈之舊寵以治中之近次處之江右之名州捧除日以兢榮
拊孤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勛藏盟府澤被生民持國論
如權衡之平愛人材無管蒯之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
倫尚恐逸遺開使過使愚之路終慙玷缺倍費陶鎔某敢不
永戴洪私益堅素守仕澹菴誠齋之里所願服膺誦清渭南

山之詩未忘回首

饒州之任上吳提點

王炎

中都結綬嘗陪一日之雅遊支郡把麾遂藉二天之大庇敬
裁奏計仰告戍期某官今士指南名流華蓋春陽溫厚外示
德人之容山水清明內潛君子之智三異仁孚於衆志十奇
聲徹於宸聰雉監考工方晉在儲才之地虎符分手乃果於
請郡而行望實浸高眷知彌篤看提泉貨專屬星軺總一道
以鑄山運一鞭而滿地但見阜通於九府不煩分隸於三官
佇訖外庸即登近侍炎曩緣超躡自速顛隳散吏祝釐方思
循省誤恩起廢蓋有夤緣請言拔拭之由皆仗吹噓之賜分
憂所寄志雖切於字民治劇非長心甚虞於曠職瞻承在望
欣懼交懷仰藉幘幪幸獲依於德宇更期做策庶無戾於官

箴

回袁州曹守

榮膺芝檢分守竹符五馬鼎來聞說賢侯之撫字雙魚拜賜
首勤君子之撝謙修慶未遑懷慚不敏某官英才穎秀深識
䟽通劇劇撥煩解數十牛而刃無缺折發奸摘伏照十二乘
而珠有輝光持虎節於靈山授魚書於湓浦治聲聞上遺愛
在人日邊丙夜之憂欲孚德意江左宜春之奧今號名藩暫
領一麾即歸雙闕某聞風惟舊披霧末由魯柝相聞幸依仁
之孔邇郇雲有爛感陳誼之甚高喜愧俱深編摩莫寫

上廟堂論楮鹽書

徐鹿卿

某投閒窮谷外事無所預知其得於耳目所接有可以上助
聽聞者非因附遞無由登徹今之大計惟楮與鹽米而已鹽
價之窮不知者專咎朝廷其實固不盡然朝廷何暇與百
姓分說兩月以來江西舊楮收拾幾盡價增至百九十矣新
亦與之俱增此浮鹽之功而大丞相救內弊第一事也楮於
是可扶持矣存舊所以扶新減舊所以扶舊舊於何而減曰
當取十七界腐爛甚者揉而爲紙而存其堅完者以當小會
遲之數月二百之價可以次增舊之增即新之增也第有利
必有害苦於食淡者江西湖南爲甚然救得楮弊則暫時之
害勿問焉亦可也抑古人有言若弓之張誰能弛之官價增
重豈朝令實然自軍將州郡夾雜虧減而又取盈於是積而
至此所謂疑似致謗是也某前所議浮鹽以爲價愈高則私
販愈爭必使官價小平而後私販自止比見違禁者魚貫於
路深望朝廷思所以爲弭爭之道私牘公文言之詳矣嘗蒙

下賜鈞汗以爲邊事息則罷之有以得丞相之心矣不諗今
歲邊儲糴本如何若二事已定則自丞相行之自丞相弛之
使天下曉然知賣鹽所以收楮則正大明白孰不愜然心服
皆將謂經綸老手所以開闔幹旋者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豈
不甚盛美矣乎江西早禾僅爾中熟晚稻未保其往六十萬
之糴爲數已多亦須以早降本爲先出位僭越等祈鈞察

上權郡陳通判高謝解

文天祥

是邦大夫賢者聿新道藝之賓興吾黨小子斐然得遇功名
之主宰僧彌出法護之右越石居楚金之先人羨二難已叢
百媿竊惟奎開我宋箕壽斯文堯叟以壯歲拏魁堯咨爲之
接武子由以弱冠登第子瞻至於聯芳孫何齊孫僅之名宋
初遜宋郊之榜韓家閥閱吳氏簪纓皆一時兄弟之傑然乃

我朝科目之盛者甲於江右未若廬陵名耀帖金以一門而
五董筆香氈墨不十歲而七劉或踵接於童科或肩摩於胄
監輝煌簡冊雜還衣冠至今文水仁山猶想流風遺俗雖巫
步亦期似禹然賜賢何敢望回如某者技等飛鼯才長縮蚓
故家喬木借秭歸舊峽之陰宦錄雲萍分白鷺餘波之潤勘
皇祐榜帖久寒石室青氈閱癸丑狀頭曾入本心墨譜恐負
前人之弓冶勉爲今日之箕裘有嚴君焉唾棄萬年之諛味
難爲弟者誓齊兩到之英聲故唯諾怡愉之間皆切磋琢磨
之地晨窗花露滴乾硯眼之鷓夜帳木油剔盡案頭之蠹以
孝弟忠信爲實地以功名富貴爲飄風非六六餘子之儔有
飄飄凌雲之氣自染指時文之鼎即梯身季考之階愈出愈
奇頗類黃絹外孫之蠶白屢選屢中幾成翰林學士之葫蘆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四
遂令伯氏吹埙仲氏吹篪過辱庖人繼肉廩人繼粟方嗟鳴
伏未遂雄飛適槐粟之揉黃偕棣華而拈采擲番骰子同拏
喝六之籌鸞起弓絃共上中紅之塚天開雙眼地放一頭渴
睡漢平白解朝揶揄鬼分明束手二旬賜第皆以沈內翰相
期十八奏名僉謂劉學士可繼使小子自此升矣皆先生進
而教之茲蓋恭遇某官秀孕天台英蜚帝學萬乘器可擊唐
柱五色線要補舜裳器古壘於盆盎之中韻黃鍾於雜優之
地一從分刺名雖沂郡之王祥兩屈護麾實則潁川之黃霸
斯民廣廈吾道泰山螺川醉多旨之春風燕寢樂近民之暇
日政安赤子解弄挺之亂繩兵撫清人戢攘釵之橫彗雖借
我二天之有幸恐尹京五日以趣還茲以題輿委之勸駕至
若豆箕之朽質亦該花帖之榮恩是宜拂楮雪以牋誠候屏
星而布謝誓當鞭策不負揄揚諒大賢何所不容知孺子尚
或可教晉公得二俊才士不無汗赭於前修古靈薦三十餘
人尚冀牙緋於後進

己未上皇帝書畧

二曰做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
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
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
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
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
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
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
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

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閩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閩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閩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旣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敵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敵旣以此爲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

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敵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

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諸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

與吉州守江提舉萬頃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某實共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

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饑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榜一申嚴之至期卻當取稟但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地多有趨龍泉永新運糶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糶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

西江志 卷一百七十四
令素嚴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爲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賀何尉

名時字了翁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臯祖帳爲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別後不圖世變汙汙天下大事幾去某始而駭中而疑繼而憂憤又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展轉變化以至若此事變可畏矣哉某學無涵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爲杜門循省之計藉慶雲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梓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以廉革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異懦大冠縫掖交以程吳歸焉方謀

奉狀至屏下而紫氣惶惶已移照鄰次交臂相失懷此悵快當今事會方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國家嘗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亦此類也凋瘵瀕洞之餘雖近於不可爲而開繁破劇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爲邑得之朋友見謂官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人爲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暇爲之定制立數求爲一定之經惠幸茲邑其庶幾乎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屏居一廛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諭朝廷爲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恭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四
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
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濶狹
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糶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
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
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若以太守屑屑為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
八縣宰宰最親民若其以實惠及人爲意必能周思熟慮以
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一縣各有
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
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爲之說惟吾行所無事
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
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令作一項措
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曆其中使諸
宰有所申明只於曆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徑達君侯隨手
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
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
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
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
有管見憑恃寬貫又得稟陳

上程雪樓御史書

謝枋得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
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
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
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

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
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
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
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
可以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
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皇帝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
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
執事將隆旨降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
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
朝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其非
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
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
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有某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
入公門草土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
藁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
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
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
哀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
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
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
莫大焉皇帝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
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
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
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四
皆荆楚奇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
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
髣髴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
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紘羅六合
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
不可恃如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
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皇帝所樂哉此豈
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
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禮義者
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
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儻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
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

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闔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
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
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
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
十載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
文天祥起復為帥閻徐方直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
相劉黻起復為執政饒信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
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宋之所以暴
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所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
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皇帝求才之意某
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傳

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肖某稽顙再拜

與參政魏容齋書

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皇帝游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皇帝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

被奸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寃狀明白奸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皇帝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天下萬世知皇帝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

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綆而到大都以縲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閑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公門皇帝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言書獻闕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旣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謁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而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三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妬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贄謝疊山

王炎午

西江志 卷一百七十四
余以宋咸淳甲戌混試豫章補參太學赴九江轉運司取
公文於運使錢靜觀坐識疊山弟運幹君辱相攜劇談并
以家書介紹詣其兄之廬

訪新亭問神州南國再夷吾之望過黃河見秦華前修一歐
陽之歸天相斯文運開嘉會恭惟某官與古人友爲天下儒
雖小試於經綸終見疑於瓠落龍川之文稼軒之句學則過
之祖述之楫元龍之樓意可悲也豈名高固鬼物之所忌亦
見定或氣數之不容匠豈巧而旁觀醫能治而不使惟南北
之判而二自秦漢以來而三外攻者每睨中原而長驅內據
者竟成長江之飛渡周謝蕃屏僅可走於曹秦孫陳淫荒能
不移於隋晉恭惟幸逢昭代度越前朝英君訪落之成王賢
相救時之諸葛奈何國勢稍異古先自龍渡建邦承平何啻

百載暨鹿磯解甲休息亦且十年豈撫此東南半壁之全而
不解襄樊六年之困倍道齎糧攻堅持久彼慮觸藩則必除
因臂使指愛齒護唇此乃墮甑而不顧將帥陳往事則人人
瓦解藩維無鬪志而處處風寒當局者如人醉覆舟之中身
已溺而魂不悟憂國者如馬走畫圖之上勢欲往而形則拘
事既亟於燃眉誰獨爲之流涕某江左末系廬陵晚生慚用
世之非才欲榮親而無計短衣匹馬射猛虎徘徊李廣之風
刻篆雕蟲非壯夫荏苒揚雄之笑逐洪圍而一試備唐館之
諸生觀北方之強但知學走知南風不競猶欲怒飛從此忘
家因而觀國頃歷九江之重鎮有類兒嬉繼乘兩浙之要衝
不聞邊患幸弋陽爲朝宗之徑而東山有憂世其人比於大
帥靜觀之庭得分上幕季方之席辱憐小草之志俾參大乘

之禪遇天良難及門敢後非苟求於利達亦欲吐其平生惟
標榜過高李范自知不免而聲氣小斂韓蘇所以來歸非獨
身謀雅為時屈念學校可許補闕而揖遜非以救焚亦欲昧
死而上陳豈敢諉言以干進踈遠及河北切欲附李翱之憂
興亡卜江東行矣挽深源之起忠愚不詐狂斐非誇

上吉守范計院啓

姚鏞

勢難養寇甘罹專殺之辜事有從權迄被至公之貸本非得
已夫復何尤伏念某謾學字人粗期行志見惡如去草必使
其絕根焉治民猶牧羊豈容有敗羣者矧此萬安之邑控於
諸峒之衝厥有渠魁久為巨蠹人不堪命莫係室廬之安天
誘其衷俾離巢穴之險蛇如不斷蔓恐難圖遂行國人皆曰
殺之言不暇士師則可以之問彼何人者欲有利耶詭捷報

於郵筒飛謗書於牆壁大府從而深詰微蹤因以自明向令
天地之可誣寧免春秋之責備茲蓋伏遇心知任理治豈求
名以善變而酌事物之情以能明而寬吏民之過念其務除
民害固難用法如平時知某非貪天功斷不殲人以無罪誨
之山判賜以海涵某敢不恪守官常益明仁術大事則從其
長焉有貳心為下而亂則刑更當三訊
元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參政啓

許謙

恭審渙奉明倫升參大枋外開政府任尤重於洪都高炳台
階輝旁周於南海除書甫下迂吏斯來竊惟天朝分省之規
蓋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於萬里嘉謀兼領於衆賢肆
選真才共興善治得人無競有識交歡恭惟某官奕世簪纓

在庭詩禮溫良豈弟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肅秋霜而蒞
政仁心及物雅量鎮浮究元經一字之微大闡乃翁之奧學
萃正史百家之義親承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筌蹄庸發揮
乎事業廉貪立懦澄源清流出阜邦財優游煮海之利貳司
國憲增重橫榻之威均賦貢於版曹進樞謨於宥府從容引
退簡眷益隆持斧來海瀕勝之之名久矣攬轡清天下孟博
之志慨然惟舉宏綱豈苛細物去良苗之稂莠新泮水之宮
牆原隰光生狐兔迹埽私喜福星之徧照俄驚化雨之遐沾
毗贊鈞衡暫處藩維之遠燮調鼎鼎遯居廟廊之尊某自揆
迂踈誤蒙顧予欣聞異渥已陪燕賀之行欲旣歡悰復贅魚
緘之贄

與僉憲趙弘道書

吳澄

半生悚慕之至來洪僅及一見驅馳公務獨賢獨勞從古爲
然然畏天命悲人窮者豈敢自求安逸哉天之生是人也此
爲智爲賢且貴而爲公卿大夫也彼爲愚爲不肖且賤而爲
庶人也固將使賢智而貴者治其愚不肖而賤者此行其道
而彼被其福也故禹稷居位視天下之飢溺猶已實飢溺之
伊尹雖耕於野而未仕見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
而納之溝中焉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亦曰老安少懷而信
朋友夫老者年高於已者也朋友年齊於已者也少者年卑
於已者也舉天下之人凡年高於已齊於已卑於已者吾則
安之信之懷之是使之一皆得其所也三者之人欲其無一
之不得其所故曰聖人之心猶天也若夫自處其身於無過
之地而視人之得其所不得其所若無與吾事然是則楊朱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四
為我之學而聖賢之所深闢也若曰時不可為不若全身遠
害之為得又曰今與古昔聖賢所遇之時不同也所居之位
不同也竊謂不然夫時不同為其時之所可為者而已位不
同為其位之所當為者而已若復瞻前顧後有趨利避害之
私則是於義命未能灼然無所惑也夫賢人君子於衆人之
中千百其一覲焉幸有其人矣而所為有未合於聖人之道
此固有識者之所惜也是以不得以交淺言深為辭而敢布
其愚如此惟高明擇焉

回何太虛賀啓

皓首趨朝厚顏如甲寤寐圖還於羊肆夤緣幸脫於雉樊早
賦歸來儒於我乎何有自憐老去誰與子以爭先政此息肩
懷哉會面今雨洗淨塵埃之袂好風吹墮綺繡之章蟬脫重

封虹彩四壁伏念澄生處窮僻學鄰怪迂弗顧人之笑且排
惟恐身之傳不習丁年乖壯遽罹革命之屯已志寔移甘作
隨時之遯以日之過河有暈而雲之出岫無心竊意商天民
可終莘野畝畝之樂豈料陳公子猶為齊國羈旅之臣進用
既非所長退耕未逾其業又況迫西頽之景詎堪廁北共之
星至漏盡而不休惕若涪翁波上之戒嫌既老兮貪祿美矣
摩詰山中之歌敢云慕畫錦之榮聊爾解暮途之誚葩奇儷
牘藻藉溢情援昔者伊傳程朱難當倫擬訝今之歐蘇韓柳
易縱袞袞蓋惟某人一代文豪萬鈞筆力良由仁弟愛兄之
道相勉大賢希聖之心甫實憐才疇能敵三千首之風月晬
期同壽願共躋五百歲之春秋誤辱虛擲之黃金愧乏報贈
之青玉復言猥瑣臨紙躊躇

復董中丞書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澄頓首再拜中丞相公閣下澄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澄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爲實德行之於身爲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爲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於已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閑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爲師以古之賢人爲友而於今之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羣汙之中心竊慕焉二年後始得與同遊之友嘗出入門下

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澄居山中持喪閣下自南臺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踈賤姓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所不足取而以聞於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由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旣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諄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澄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

臣宰相之所爲也澄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以自處者自勉而事閣下哉邇年習俗日頽儒者不免苟求苟得鑽刺百端媚竈乞墦不以爲羞舐痔嘗糞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幹其機而不變其俗若俾踈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微倖冒進之萌也澄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康節邵先生詩云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肖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澄感恩知報匪言可殫末由庭參敢冀爲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

與子昂書

自離金陵後相去隔遠問訊寢踈緬惟水晶照徹心跡雙清履候多福廬陵二劉兄白屋好修篤志文學與劉須溪諸子遊處求鄙文碣其父之墓然吾文豈可傳者當藉義獻之字以傳爲是有請尚冀憐孝子慈孫之心特賜揮灑幸甚未期會晤願安眠食以答昭代特異之眷不具

復崇仁申縣尹書

澄跼伏山中未能再造琴堂下忽承教墨備見愛民憂旱之誠心然縣宰爲百里諸侯所祭者境內山川先儒嘗論禱雨之事其言曰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今都不理會却去土木人身上討雨土木人身上果有雨乎世俗之敝政在乎此至若道流建醮此乃前代亡國君臣作此兒戲之舉褻瀆甚矣循習至今不改良可嘆恨青詞之類皆矯誣僭亂之辭適足

以獲罪於天豈足以感格哉若欲致禱當用祭文於山川之神罪已哀籲庶乎其可今錄韓昌黎袁州禱雨謝雨三篇爲格式宰公所惠書辭甚佳祭文亦不過如此而已張令史言宰公所見乃與鄙見畧同謹此以復來施伏惟照察

與許左丞書

恭惟先文正吾道之宗家學淵源今獲展布遠方賤士亦復竊被餘光至幸至幸澄尸位三年多厯鉅公過愛惜年齒逾邁疾病侵加雖欲久客京華而莫可還家治藥扶護衰齡庶或緩死以觀太平未去之先荷政府勉留已去之後荷公朝錫予此聖天子賢宰相衆大臣優老禮賢之大德施非其人豈所敢當澄旣非勲舊又無勞績一旦濫叨重賜爲之慙忤驚悸是用摠誠懇辭伏惟寅恭同協肯爲轉旋使澄於心得安免致踰分愆義榮莫大焉相公以先文正之心爲心而澄亦願以先文正之學爲學辭受貴乎合宜庸敢奉白區區之私竊冀垂察相望遙遠惟爲國愛重是祈不備

慶草廬先生初度啓

虞集

候雁旋春紱麟紀曰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維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棟梁以榱桷是闕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間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閔齋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西江志 卷一百七十四 三
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可鑒
衡明睿絕邊歧之異述羣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袞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
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
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
所敢當惟有惶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
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汙載道大
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
耀區區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
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

之如雷雨旣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
藏充溢旌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
百態異狀形勝古跡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佔嗶之小子迷
瞽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叙其說不
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
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世俗恪然以隱居奉親爲
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
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念不宣

與尚書右丞書

揭傒斯

僕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忘已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
蔽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羣聚者衆材咸濟也
是故自用無朋專欲無成得衆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智

古今一軌者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泰之爲卦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猶必引其類則吉是進而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日若無事於賢一旦風飛雲會加之百官之上立於廟堂之內以數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心關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賁育之勇未聞能獨成其功也此僕於閣下不能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彊毅卓犖弘大誦聖人之書行古人之政知王道之本好賢有虛已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又當天子銳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夫以求治之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誠閣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用能之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閣下斟酌庶務之宜否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生

民之所責望在閣下其任亦甚重且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參佐百官而獨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治體知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彼已旁羅俊乂廣覽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所計況爲朝廷計哉然鳳皇鸞鷟非凡木可棲絕奇異能非常調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無徒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憂無絕足之馬誠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爲用士樂爲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母患乎賢之不爲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綮逢庖丁之刃則解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母患

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然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慎也惟閣下察焉

答臨川危太樸書

柳貫

去冬歸自錢塘從元性所得前簡入春偶為親舊牽連留旁近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西還因奉數字為答今又被四月十日所惠翰情辭繾綣風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志不凡近如此所需查君碣銘豈即廣居耶去夏別後見其瘡發頭面間似是浮陽上攻病在脾腎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後不知遂服與否果若此則其徵兆已見彼矣比數十年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卑道實益遠夫其自利之心根著於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至自高者恥於問自

多者恥於求而若剽掠纖碎緣飾淺末已足以雄夸於制作之林而為獵取名爵之資矣無惑乎頽敗委靡而莫之振起也獨吾友捐棄俗學一意古初謂不肖頗嘗涉迹於是乃肯過相推予將以質其所疑證其所聞而為求端用力之地此在不肖固當竭其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於光明博大之域而環顧其中不無瓶罄罍恥之患甚自慙焉蓋學以致夫道羣聖人載道之言具於經可見已古之人所以底至於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己之私係累於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畧陳之今信道如吾友篤志如吾友願一求之羣聖人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揚韓之書以博其趣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形之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四
歌詠自然適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就彼今人以日淪於滄
下而莫之救也願不肖日勉之而未至輒復進之吾友吾友
以為如何貫潛伏空山安貧味道畏影收聲西遊之期渺其
未卜而吾友又方匏繫人門未能以足赴目相望甚遠暑溽
萬萬自厚

西江志卷第一百七十四

西江志卷第一百七十五

藝文 書啓三

明

與周伯寧書

劉崧

某再拜白伯寧知己兄足下僕自知足下名以來不啻二十
年及見足下論詩文又不啻十餘年矣去年留湖上辱過從
數四繼以賦詩言別清標雅製傾動名流情之所施殊覺過
厚然竊觀足下所以施於我者恒若有知我者焉茲夏事變
東西隔越動定邈不相聞久之聞足下家居無他大以為慰
迺九月有自豫章歸謂僕已得除臨江教導來告者僕不敢
信誠不知其所從來既而傳者益衆則憮然曰噫信然乎哉
彼上之人果何所見而取於予予亦何以辱此於諸賢也夫

莫之致而至則必有愛我者為之先矣究其端而未之得也則凡愛我而為之先者將非足下其人乎使誠非足下也又豈非其間復有如足下之愛我者之為之乎夫貧之不如富也辱之不如榮也賤之不如貴且顯也尚矣足下豈惡我哉然駑蹇之防蹶必擬步而後行禽鳥之畏人必審視而後下況於士君子之出處乎故君子之用是人與夫人之自用其身也必度德必量力必尚廉恥必厚名檢然後庶幾不疚不跲而出處之義得矣若某者雖未敢自附於古人而於古之人所行之道竊亦與有聞焉方五歲從祖父授書已知大義九歲能下筆為詩文十六歲能挾策為童子師即以忠信孝弟之道淑諸人十九歲往豫章從大人先生遊廿一歲以來凡三以詩經就試場屋年三十有六始與鄉貢獲廁名於二

十二人之列惴惴焉誠不敢以一日忘其先訓而獲戾於古人者亦將冀一日之用以自見庶不至泯然而遂止也奈何世變以來郡邑蕩析原野焦赭林無定栖使老父傾殞於驚危慈親苟延於衰暮門庭單落晚得嗣息資業涼薄衣食艱難伏居先廬迄今三載志氣荒惰自分無庸書翰不通於名卿足迹不至於城府庶幾息影幽寂作苦食力以任愚情今奈何強之以任委之以職而加之以未嘗有也哉且僕之於仕有不可者三有不能者四父喪在淺土未得歸殯此不可一也母老以無養不得遠離此不可二也名職國之大器無其功與實而冒為之此不可三也性疏簡嗜酒不善與人俯仰此不能一也久處草野短衣芒屨舉止粗俗章甫縫掖不安於身體此不能二也舊學荒蕪誦習亡失設有問辨何由

資復此不能三也錢糧出入昧於經紀此不能四也夫三者有一不可猶將黜之況於三者備乎四者有一不能猶將棄之況於四者具乎故忘親之人不可與事君棄禮之人不可爲治今之用人者亦何樂而取乎此也夫知其不可而不爲與知其不能而不爲者理之至而情之真也夫豈外拒於辭而內銜其欲哉抑聞之售砮砮而得善價則美玉必不至其門獻駑駘而獲厚賞則良驥必不入其廐若某者玉之砮砮而驥之駑駘也誠不敢冒進以獲罪於天下之玉與驥彼天下之玉與驥皆非可以易而致之者也誠於其所不易致者而致之則連城之貴將不以砮砮在列而自閔千里之足亦必不以駑駘載道而自卻矣苟謂今天下未必真有良驥美玉姑使雜進而並舉焉是狹天下之大而欺伯樂卞和矣

其可乎哉近會陳簿南上艤舟於珠林灘下相與問勞憂虞浩歎終夕且言足下所以念我者甚至嗟夫人之所以念我者豈偶然哉其有以念我者必有以望我也而吾何可以自絕於知己乃隱而不自白也因敢以言見楊士弘曠伯達常允恭諸君幸併以示之是諸君者皆知我者也故無隱焉

與陳心吾書

僕記往年奉命嶺海便道過家辱先生顧念特深厚所以誘掖獎諭之者蓋異乎衆人之所以望我者矣違遠以來忽忽三載循省高誼惕然若驚惟先生學碩能鉅才名逾五十年其膏馥之所沾漑多矣是宜乘時際運以發舒其所未試振耀其所未施固吾黨之所屬望亦先生所嘗自負而不遂已焉者往者嘗一被薦入承明矣顧乃厚覆深潛逡巡退避諉

以年邁拂衣徑歸遂使後生末學無所資藉者得以攘袂奪
臂於其間吾壹不知天之用才果何如也若某者切厚顏矣
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軸流播郡
邑雄聲俊彩鉤炳風雲時時幅巾野服翱翔山水間門生兒
子攜扶後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愛之豈天之於老成固將
留之以重鄉邑而幸後學者不然豈偶然之故哉抑聞之古
之君子其出也將有以行其志其隱也亦將有以立其言言
非徒言也視凡世之有美行者必揭而昭之使矞矞焉如日
星之著而不掩也有隱德者必發而揚之使烈烈焉如椒桂
之芬而不恩也居一鄉而使一鄉之善無所遺居一邑一郡
而使一邑一郡之善無所闕又推而至於天下而天下之善
亦舉不至於迷且闕焉豈非君子之所務哉抑言之所當務

也大矣今姑以吾一邑耳目之所及者言之其山川城池邑
居與夫仕宦爵里名物之類自前宋以來具有志書最後周
文忠公亦嘗修之其凡例固可考也入元而遂廢然八九十
年之間士之由科名躋顯達者固有之矣守節義仗幽貞治
經術攻文辭而抱材藝者又豈無其人哉以至山川靈異之
顯晦城市解宇之廢興官稱名數之因革土產風俗之媿惡
若是乎其不一也顧獨未有擱然操筆而書之者爾況後乎
宋季之紀錄有所未備其前之所嘗備者自罹變以來亦往
往化爲灰燼蕩爲泥滓而不可復識矣昔武岡知事周天與
與先君子嘗銳然欲裒爲一代之書不幸志不遂而亂作未
幾相繼淪沒若某雖竊有志於今則驅馳羈絆於職役固不
能有所及矣惟先生蓄稽古之邃學積經世之雄文又嘗接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五
四
聞先輩之言論山林日長齋閣清暇幸推紀載之大筆發而
試之則輯以成編宜無辭讓使於是而不亟思有以成之則
失之益遠傳之愈訛求之愈難文獻不足之嘆千載之下將
必有任其責者矣惟先生其圖之某自去冬十二月往山東
今年四月還京六月末有北平之命八月二十一日到官力
微任重無非惴惴憂懼之日奈何奈何有可終教者無吝批
示一二庶其警曠昏而慰孤寂也某再拜

與南昌胡知府書

朱善

近因與學者讀書見駸茂一言遇知叔向戚然有感於心然
後知言之不可以已也善淹留於此且兩月矣而進退未決
幸遇明太守下車之初謙恭禮士可以言而不言是鄙志終
不能以上達也故敢畧陳愚衷惟高明察焉善當昔少壯之

時頗負才名十八以經學訓諸生惟恐人不聞知中年逢時
之亂深自晦匿力耕以給衣食惟恐人或見知晚歲遭值聖
明開設學校招延師儒雖不敢求知於人而衆且妄推之矣
然猶退避數年未敢輕出行年六十有一迺以當道之舉校
藝京師司銓衡者憫其年老特令歸教本府在職三年再召
入京授職翰林侍講東宮位雖不過六品而出入殿廷日承
顧問亦已榮矣一日大臣領旨宣諭曰汝居翰林踰年而家
屬不至是不欲久居於此也其速取以來善再拜受詔豈期
先妻卧病久而不愈山川悠遠音問阻絕聖主臨問無辭以
對是以有遼東之謫自分臨老投棄荒遠無復生還之理而
未逾兩月即有賜還之詔聖意若曰彼雖有罪愆其年老宜
特放還彼時善年六十有五而聖主已憐老病欲全其生矧

今行年七十有一耳目昏瞶愈甚於前時筋力衰憊益加於舊日豈容復有可出之理且古人五十始得衣帛則五十以上皆老成人也今所求明經老成之士豈得七十然後謂之老成哉七十致仕禮經既有明訓六十以上筋力衰者亦許致仕聖朝復有令典往年勅符四出幣帛羅致亦雅及七十以下未嘗及七十以上也今聞江西所舉明經老成乃有七十以上者蓋緣山林遺老遭值聖明亦欲及其精力未衰叨求一命以無負平生之志若善者既已遇知聖主亦嘗與沾祿秩又蒙特旨放還將復何求再敢希冀若不顧是非貪昧一出則是廉恥道喪使後進何所師法國家亦安用此等人寘之學校以爲後進領袖也善自正月至此已經兩月老病日侵數日以來頭目昏眩心氣如刺四肢百節靡不疼痛加以天時向熱衣服垢弊麋鹿之性恒在山林謹奉書以辭望推老老之心以及他人之老俾得早歸田里幸甚

與清江葉令書

練子寧

執事以天子之命出宰茲土一邑之治否執事榮辱係焉執事其可謂職止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昧於消禍救寃之遠慮耶諺曰盜賊起於饑寒禮樂生於富足夫惟君子而後能不動心於饑寒苟非其人則無所不至矣曩者草昧之初聖人未出梟頑之徒假燒香誦佛之名以嘯召無賴而無知之民亦紛然而從之蓋其初也惑於妖怪之說而冀免于禍災其終也剽掠攻劫而爲盜賊之計故有國之典必草薶而禽獮之而郡守縣令尤嚴於日夜督察以去夫生民之大害比聞鄉落之間盛於彌勒之說而私奉其名號者間有之矣此豈

非賢守令之責與僕不幸居于此土而又食天子之祿以爲王臣其可忽於未然之禍而不相告耶雖然言之者僕之責也聽而行之者執事之責也今爲執事之計者無他焉亦曰明朝廷之禁以徧喻夫鄉邑之民使之曉然知禍福之所由然後嚴責各鄉里甲使之更相督察以去夫奸邪之輩敢有容匿者以其罪罪之而命巡檢諸司各于所隸廉捕苟得其實許諸色人得以風聞其有邀受財賄私相縱釋及懷挾私讐誣執平民者皆坐以罪擇其兇惡之尤者一二人置諸法以明示之則奸猾破膽而自散矣語曰滔天之浸始於涓滴燎原之烈延于細微杜漸之不可不早也今竊聽於鄉邑之間其勢亦謂滔滔而炎炎矣執事其亦少加意焉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羅倫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每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門却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答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子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徵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

西泠志 卷一百一十五
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掾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於他主田居富屋糧坐下戶況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報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於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賧於糧里已賧虛糧已賧鹽糧又賧中戶賧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

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捐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進況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滿紙

與蘇伯誠

楊廉

執事爲白鹿書院起廢俾士子講明朱學甚善比到洞中見傑棟一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聞向日周朱二先生之祠雜以陶李諸人執事分兩祠以祀之尤是但今兩祠並峙一門共入殊無差別而於尊奉二先生之意似猶欠專今不若改門正對二先生之祠其陶李之祠從旁而入爲當又二先生祠宜以黃幹李燔張洽黃灝陳宓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弟嘗講學其處乃不得分一席而坐而陶元亮之隱節李太白之文章獨得俎豆其間不亦有輕重之失倫哉宋史道學傳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嘗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洞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李燔字敬子建昌人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莫比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嘗爲白鹿山長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熹守南

西江志 卷一百七十五
康執弟子禮質疑問難及宋史列傳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登朱熹之門長從黃幹遊知南康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其畧如此冀執事更考而并祀之庶無遺恨不具

復南康何濬太守

胡居仁

竊聞盛帝明王所以建立人極扶植生民未始不以賢才爲急其所以作興人才造成後進又必以學校爲先苟賢才不立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孰與行之學校之政不修而欲造人才成善治茲亦難矣故唐虞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悠久者本於斯焉如堯舜命司徒惇五典三代明庠序學校之教具見於經傳可考而知也若吾夫子集羣聖之大成以垂教萬世者至爲詳盡然自漢以後在上者雖或建學而無教養之本爲學者徒守章句而不知進修之方其人才之不如古宜矣

尚望其及於隆平之治哉嗚呼所謂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者可勝痛哉幸而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焉大明聖道然後士之有志於學者始能脫乎章句之陋以求造聖賢之域志治者亦有不屑漢唐智力之末而欲堯舜其君民者皆數君子倡道之功也今去數君子已遠口語詞章譁然以眩於世利祿之誘汲汲以奪其心不有好古信道之君子孰能起而正之哉僉憲潮陽李先生與賢執事好古篤信即先賢故居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建學宮招至四方賢俊共明聖道爲國家崇建人文之本育才論秀之實將使士氣大振賢才聿興所謂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者復見於今日矣去歲僉憲先生辱枉下顧今者賢侯善辭令厚幣帛重煩郡學司訓降臨衡茅然此聘賢厚禮

居仁愚陋曷足以當之但禮意已至有不得辭焉者是以不勝悚懼對使拜受俟安養老母趨拜黃堂以圖面謝

與邑侯論鄉飲書

向者居仁不自量其不肖趨赴鄉飲然鄉飲之禮乃周公所制其品節之詳見於今之儀禮乃鄉大夫賓興賢能與行鄉射養老者飲國中賢者皆行此禮故其節文繁盛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上大夫爲主也養老之禮二帝三王皆已行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是也其禮必當簡便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謂之三老天子以父事之則民興孝三孤之有年德者謂之五更天子以兄事之則民興弟是禮行於上教成於下此養之禮也庶老則養於鄉之學向者憲副鍾先生率學者習行鄉射今之士子始得覩先王之禮是

一幸也但射禮主於習射鄉禮主於飲賓鄉射有賓無介鄉飲賓介俱全其禮節微有不同者向蒙舉其大節行之但講求未精未能盡乎先王制禮之意蓋旅酌之禮不行則主人禮意不及於衆而敬有未盡也交錯之禮不行則無以合歡而愛有未盡也旅而不酌則賓主道義不接而情有不通也至於置席設尊盥洗徹俎皆當節之以禮使始終不亂乃善於行禮者禮樂待人而後行豈不信哉伏望就劉吏部處借儀禮與知禮生徒習行斟酌其宜使不失乎先王遺意幸甚

復江右藩憲諸公

陳憲章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卧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殊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

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嗚呼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地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沒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此不宜謀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餒其行愈肆其文落寞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於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而不可得況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與童子慮勿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濡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兼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幣更聘眞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與張學諭書

費宏

吾鉛昔有羣賢堂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穹卑姓名顯晦凡有一善言行皆傳之贊之又從而俎豆之其詳具於邑志蓋一方之盛典也然所祀邦人自狀元劉公之道而下有宗丞虞公泰刺史祝公可久辛公祐龔公敷及傅長者緬韓孝廉洙申孝子世寧太守胡公濬憲副胡公漢屈指數之纔十人而已矣某嘗恨之鉛爲縣幾八百年而其鄉人之行義可稱者僅止於此豈此外果無其人耶抑文獻不足而無所於徵耶某嘗讀晦翁文集見其與蔡季通書劄謂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爲諸子師範子融不知爲本邑何許人旣爲晦翁所重則其人必賢者也然吾鉛之人鮮有知子融者使其姓名不載於大賢之集則遂將與草木同歸於朽腐而已然則謂是邑之賢果止於所祀十人而可乎堂之廢不知在何時而邑中鄉賢之祠久矣不設某每病之蓋世多中人其特立獨行者千百中不能一二惟上之人於其特立獨行者能崇重而表揚之則人有所慕其可導而上下者莫不激昂自勵而欲爲君子之歸此鄉賢名宦二祠有司不可以不舉也茲幸先生來署縣教拳拳以尊賢善俗爲務近聞縣主王公議祀鄉賢者沒而有知九原之下必當有以自慰彼其好修自重固不負於勤一世以爲心也由是鄉人子弟知爲善之名雖久不沒豈無自奮而思齊者乎然則吾鉛之缺典自先生與王公創之吾鉛之多賢亦將賴先生與王公作之豈非一時之大快事耶前此鉛之所祀僅九人固甚少也今茲之舉苟有可祀而無愧者願博采而增入之勿患其人

西江志 卷一百一十五
之多使所舉不公而有愧於俎豆則一人濫入已足爲此祠之病使所舉無私而有補於風化則雖多又何害焉大都立祠示教在於至公欲其多而不賢者與焉固非公也患其多而賢者遺焉亦非公也某方幸茲舉爲一時之盛典而輒慮賢者之或見遺故以此告於先生惟裁之不備

與劉進賢書

向年執事在德興間聽斷之暇每與諸生商確文字講評道義已竊歎執事之才力過人其中所養必不凡非今之俗吏可及矣旣而更治大邑雖爲進賢之民喜而奪此與彼亦不能不爲德興之民恨乃今事變忽起貴治適在疆域之內達道之衝實爲省東要害豈非天佑斯人陰牖當道之衷而預以賢者處茲要地耶茲豈偶然之故耶生初聞難作慮其放兵四掠日夜西望惟恐烟塵之近寢食幾廢且將爲遷避之謀三四日前人士從西來者盛傳執事方且獎率義兵守禦不懈賊黨過者擒戮無遺誠所謂聽於下風而竊自增氣者執事以儒生文士首與賊抗挺然爲一方忠義之倡蓋與古之柳公權頡頏下上而其保障東北預伐叛謀且使之內顧巢穴不敢揚帆而南指則又二顏之事業也使朝廷養士皆如執事則淮南之謀自寢而今日之變可無矣僕恨相去隔遠未能朝夕左右有所贊畫而嚮往之誠匪朝伊夕聞反賊之兵入湖者已被官兵殺敗而其氣甚沮果爾則亡在旬日況人知逆順皆有擊鼓荷戈之志執事與馬餘干兵力果足以勝之何不率之直搗城下與之一決以早收成功而上報天子耶若拘常守故必待王師之至則事久或變況客兵四

集煩費騷然民之受害益甚矣往年安化王謀叛不數日仇鉞鄭鄉安國等相與聚謀擒其黨何錦丁廣周昂而寘鐠遂就縛亦未嘗待王師之至也亂臣賊子人得而誅先發後聞又儒先明訓執事幸圖之都憲陽明王公亦調兵四集矣借箸前籌以爲忠義之助僕雖駑怯固不憚於一行也人回無任見教幸甚

賀中丞王公平定逆藩啓

茲者恭審糾集義師削平大難幘幪所托慶慰尤深竊以漢得周亞夫遂平吳楚之亂唐用裴中立乃成淮蔡之勲蓋遭變知權斯不昧被髮纓冠之義當幾能斷乃不失乘墉射隼之時惟此逆藩久蓄異志望迷四海但知蛙井之爲尊夢繞九天詎意虎關之難叩險如鬼域暴甚豺狼窩賊兵以劫齊

民或舉室盡遭其屠戮散舶貨以漁厚利至傾家未厭於誅求視人命如草菅漸干侵乎國柄當此承平之世忽興反叛之謀戕害大臣脅拘方面傳僞榜以動搖宗室肆醜詆以訛侮朝廷皆臣子所不忍言實神人所同憤怒揚帆東下欲首犯於留都返旆西歸尚思據乎舊穴惡難悉數罪不容誅若非國有忠賢力扶社稷飛羽檄以申明逆順揚義旗以倡率英豪則虐焰方張誰撲燎原之火狂瀾旣倒誰爲制水之防惟人心有所恃而不震不驚斯賊計無所施而浸微浸滅士鼓登城之勇首克逆巢人懷敵愾之誠爭擒元惡煙銷戰艦江湖無噴激之波鳥避轅門霜露積嚴凝之氣行且陳俘執訊奏凱班師國法正而逆類潛消天步安而太平永享歡騰列郡荷救焚拯溺之仁喜溢四方免居送行賫之苦聿弭非

常之變實爲不朽之功此蓋大提督中丞陽明王公具文武之全材講聖賢之正學忠孝誓申於遠近精誠孚格於神明是以動惟厥時戰則必克掃除氛祲難韜繼照之光整頓乾坤永奠居尊之位芳垂汗竹績紀太常信奇偉而無前豈尋常之敢望某身居農畝未忘廊廟之憂家在亂邦恒懼牀膚之剝頃見兵戈之起已爲遷避之圖幸遂底寧敢忘大惠烹魚漑釜每懷願助之私賣劍持醪莫致趨迎之喜敬馳尺楮少布寸忱伏惟高明照察不備

復撫州陳太守書

費 案

先此力疾奉啓論所以禦逆寧之禍者甚愧草畧辱不鄙復賜教翰浣露莊誦英烈之氣逼人毛髮森竦恍然如拜光範而領馨歆也感幸感幸此賊履霜之漸始於護衛嘗從家兄論議間揣知其微揚言於朝固欲遏之以犯其怒受其蝮螫之中延及先人泉下之骨百口幾不可免以其宗室金枝不敢謀報茹血含冤以負幽冥之靈爲名教之罪者久矣今其自絕於天爲祖宗君父所必誅之賊則人得而討之也恨不快鷹鷂鳥雀之誅必嚙其屍噉其肉以除君父之愾而區區一家之讐有不足言者幸變起之初執事倡義勸忠消除妖沴爲東方長城之障而敝郡賴以無虞不然前此帶兵來者仇家發塚之囚實從之而其餘孽又礪刃陰伺圖爲合勢之應舉族何所逃乎喜聞吳三八已落進賢擒殄中而周伯齡者近又獲於金谿邏卒之手此蓋孫公奏擬大辟罪在不原望賜嚴禁候決使不致漏網以貽後悔則一家存沒之感容有紀極耶陽明公謀議旣同義旅四集焚其巢而躡其後不

西江志 卷一百七十五
日當俘獲罪人以致太平之盛威德所被又豈直一方而已哉某雖至愚素奉明教不敢置身非禮以忝門下去冬獻書亦已畧陳蓋自母兄崇出獄之後已誓不復到江東門矣托疾山居意誠爲此逆賊蓄毒數年深入骨髓萬一得志禍豈有涯執事陶鑄之恩等諸怙恃幸爲宣明前日之冤使心事得大白於世此生不朽之感也人回謝復伏惟鑒亮幸甚

薦友人書

南昌太守鄭信卿甫自諸生時矯矯飭勵入官以來風節尤表著縉紳士夫多知之不待言守南昌宸濠未反時勢焰薰灼羣有司股慄噤不敢出氣信卿雅持剛正於所不法輒沮抑之一日笞其至親一人干法者并校尉數人濠遂毒死誣奏下臬司查問濠先走凶校數十人自府縛出椎楚橫加身

幾無完膚乃下獄窘繫之月餘遂反縛以登舟信卿欲死不能欲脫不得乃伺其將敗甘言說守者同走我軍報有勲勩使此人而居外地則伍吉州劉進賢之功可立也使此人而死逆鋒則孫中丞許憲副之節可立也吾鄉士夫熟聞其事咸謂事定當有褒擢不意爲嫉賢者所深中幾落職賴聖天子及內閣知其冤得在調列信卿里居不出以俟公論之定者數年今乃一鳴於朝實非得已然其意在於白心迹使天下曉然知之而已官職在公論渠無所與也李翰林潯陽之獄賴郭汾陽而免罪王中丞祿山之禍得凝碧詩而復官信卿之事又非二公之比愚聞今考功馬先生查核功罪明而嚴愛惜人才公而切信卿事在掌行其得白必矣復何言輒思事或泛而不篤聞或畧而不詳其實知之寧忍緘默然考

功之庭素無某之迹今輒自達似乎傷於徑矣先生在同年之雅肯爲一達實無嫌避惟高明諒之

上霍渭崖爲橫峯請建縣治書

丁 洪

林下生丁洪頓首再拜洪山林中人口不敢談時事利害有切於家門輒敢以塵清聽所望明公主張以救此一方民耳吾信弋陽地方曰橫峯其民初自浙之處州流寓於此夫處民本黠獷也而橫峯山水麤惡居之氣習鷙悍又若有以使之然者故其民易以爲亂而難制不三四年必一變先年添設通判一員以制之人見其無虞也曰判之力也不知適有天幸蓋數年年穀豐登民頗樂業以故無虞也非盡判之能也今年五月大饑斗米千錢頑民遂復乘機作亂毀拆人房屋搬掠人財穀稍有怨言者則以火以刃勢如烈燄風至膽

寒比之往時爲害尤迅官府莫敢制縮首觀變而已所幸者新穀旋登變者隨定禍慘未極不然莫測其所止也其間良民遇變之初懼而不敢出聲及其已定自知將來必有大變必絕噍類欲率而去之又不忍頓棄鄉井乃結心誓天告乞添設縣治以保生靈洪亦與爲歷懇撫按當道諸公諸公目擊其弊初亦奮然即欲舉行奈今事息勢冷又若因循有待寢而弗行民頗失望夫今擅其逸後當其勞無跡可以追咎此官事之可以委也亦任事者之常情也然有心爲蒼生計者必爲之曲突徙薪矣知之寧復忍於愒然耶設通判以制橫峯固一說也有其名無其實也蓋彼無銅章不得理刑名雖駐劄其地遇變掣肘亦木僵之人耳奚以制之此無益斯民利害也況十羊九牧差遣不常乎設縣不但朝夕鈐制擾

而習之頑民不得輕動也其所管轄者錢糧刑名百務係於縣治四境之人往來而交易不息農工商賈各利其利造作役使不時僱役市之傭者亦可度日地狹人多皆無足慮也此實久安之圖也

答陳明水書

歐陽德

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故古聖有精一之訓若認意念上知識爲良知正是粗看了未見其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謂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惟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學苟知本但當於日用實履處蕩滌習氣盡其本心居處必於是執事必於是與人必於是自然上達天德矣兄謂何如

與臺省諸公論覈丁書

羅洪先

按攢造京省黃冊不敢虧損原額丁口曰遵制也府縣編派別有實徵數目曰便民也原額不敢虧損故假立推收冊無可據實徵便於編派故丁有新舊歲必增減此江右之通例也吉水成丁男子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零七丁猶永豐一十一萬有零蓋洪武初年之原額也嘉靖年間止有九萬七百一十丁而永豐則減爲五萬八千八百有零二十六年令

王君之誥奉本院刊刻實徵以革宿弊事例研除補湊止有七萬九百一十七丁刊冊申繳永豐亦減而爲四萬五千七百此編派之所據也二十七年使司類撰總會文冊吉水仍以九萬舊丁載入課程項下而永豐得書新丁四萬五千由永豐推之他縣可知也是時申訴再三未得允改三十六年使司編派皇木又以原額十四萬丁起數而他縣皆從實徵日者詳查本府三十一年改造實徵總冊吉水仍載十四萬原額而永豐又書五萬舊丁彼此舛錯竟無歸一夫縣一也實徵有新有舊之不齊此欲清者一也編派一也有用原額原實徵新丁之不齊此欲清者二也府冊一也有書原額書實徵舊丁之不齊此其欲清者三也竊思當道文移浩繁宜難稽覈至此極者要之有司不及周知愚民不敢哀籲而珥筆者又欲肆譎幻以存營窟耳自貽伊戚夫復何言茲者伏遇執事下車之初詳問疾苦而永豐有辭欲均科派此正更生之一機也故敢盡言以聞且里甲之派照里起數逐里徵收此國初以來舊制也自巡撫浦南胡公因坐派增加慮里有虛耗難於均平始改算丁糧以便徵收此在嘉靖十四年間非遠事也夫論里甲則當勻里甲論丁糧則當覈丁糧今欲一切以丁糧科派而更冒原額爲實徵指新丁而算舊丁似不可謂均平矣且吉水比他縣所當憐惻者有三曰田則重曰驛路衝曰物產瘠查得嘉靖四年督賦條規吉水與南新共爲一則蓋田畝皆屬重則故也南新一畝起科一斗六升吉水則一斗二三升少亦不下一斗有零至二十九年刊行派糧節畧於田科則例項下獨遺吉水縣分不爲開載致

與七八升輕則同算又坐原額虛丁不爲豁除此其可憐惻者一也吉水民性愚懦畏威守法往來公差下人聽信他縣刁猾唆使肆意需索稍動笞朴無不滿意雖云水夫朴馬九縣均攤其供應館夫鋪陳庫役並無津貼多致傾家再查十七年刊刻里甲定則於歲派坐派項下明載吉水與安仁一十三縣同爲一則俱係地當衝要合量減派今吉水旣坐煩擾之害且與簡僻各縣歲派坐派一則同徵並無減免又坐原額虛丁不爲豁除此其可憐惻者二也萬安泰和廬陵三縣與吉水俱當衝煩而地產各有豐耗獨吉水貧瘠更無他仰兼之陂塘圯敗水旱無備終歲勤動猶不自聊典鬻償官無階控訴而又坐原額虛丁不爲豁除此其可憐惻者三也夫執事愛民惟恐傷之不啻父母之於子也子雖遠於父母其欲言之情可憐之狀嘗若存乎心目非必待其相聞也使隱忍遏抑幽隱不達不亦孤父母之慈矣乎意激辭直近於唐突亦恃有執事之慈不罪其躑躅跳號耳某不任拳拳

復高憲臺請主白鹿洞書

夏尚朴

奉別已久無任懷想遠承專使走山中賜之手書且審比來起處清勝爲慰書中稱許過情且諭以撫按諸公之意此必出於執事謬薦三復感愧不已夫鹿洞乃昔賢講道之所事之廢興關係斯文不小必得其人如朱夫子及近時胡敬齋者主之乃能講明斯道以淑來學顧僕何人可以尸此責耶僕資質庸下志氣昏惰加以近年多病舊學日就荒落安有踐履之功自得之趣如來書所云方將謝絕素所往來溫理舊習默養吾誠庶求不負初志安敢強承諸公之命抗顏師

席曉曉多言而欺人哉此實不肖之心非執事莫能照察也
撫按諸公處望力賜一言使得遂所辭於未命之先免屢來
使重取方命之罪尤見知愛之深力疾草草布此不罄所懷

與胡柏泉總制論弭盜事書

李萬實

久欽德聞幸借福星慶慰之私有非楮穎所能具述者茲以
地方警急荷戈城隅寒暄當敘未暇瀆陳近日閩廣有名劇
賊出犯吾省各巢俱空自一省言之建昌爲切近自一府言
之南豐爲尤急蓋廣昌新城爲賊之所必至而宜黃樂安爲
賊之所經由自三十六年以來連遭殘破而今歲爲尤甚若
石油楓岡橋濼灣沙窩俱屯一月殺傷焚蕩淫汙擄掠慘不
可言亦臺下所不忍聞者若非大加振舉則孤城決不可守
南豐不守則長驅四出建昌撫州恐貽明公將來之憂也爲

今之計惟有責成守備增兵訓練定立條規假之賞罰若土
兵足恃則聲勢日彰賊少則可勦賊多則可敵決不至如近
日閉城坐視自保岌岌任其縱橫飽滿而去也生也利害剝
床朝不謀夕雖廓清埽蕩之算不敢與聞而綢繆牖戶之私
不容自默茲輒不避煩瀆仰控明臺惟我公意嚮所加則精
采百倍長城之倚特在公一筆之下也今之當事者應文逃
責民隱漠然依準旣行百事俱了生居是邦敢盡言哉迫切
饒舌惶悚待罪

啓洪峻之先生

祝世祿

日者海市之會得長者儼然辱而臨之與番陽史先生或倡
或和或敷演或讚歎絕不角是非讐同異以啓曉曉者之門
戶夫二公迥不相類而乃爾是可以媿聚訟之夫矣會語史

先生有提綱葉俞諸友有劄記且聞趙孫兩令君索之急錄亦隨所記憶錄凡若干條顧傳言最難難於不失言者之意奮發志氣破除情緣人能言之而亦人能識之至於脈脈微言如花之香水之月可領不可掬直是無處下手如其模倣而迷真是皮骨徒具而神不存又不如不錄之爲愈也惟長者信筆垂示焉

與黔撫郭青螺書

楊寅秋

寅秋抵都未越月連捧瑤函西望加額不謂適有監督之推自顧黔驢之技豈堪驅策行間西粵連年牛馬廛餘皮骨家有千條萬緒之苦狀所爲藉捧差不憚溽暑間關庶幾稍弛負擔耳莫可告語誰爲憐念朝拜命夕趣裝限期以十月十五日抵舍浹旬便當據鞍祇奉威稜轉盼可待是役也且母

言撫矣朝議必欲滅此而後朝食但勦何容易必厚集兩省土漢必預備經年糗糧芟芻必偵探彼中情形與各哨道之險要扼塞必開局置造火器練習必調停作使安酋停妥縱不得其死力亦可免於內顧而此數者又非可旦夕神輸鬼運立辦病有當先治其標者則今日之事修守亟矣必固我藩籬防我城堡遏彼衝突我之氣力稍完而後徐可議勦曾備請於政府頗見採納且云此後廟堂決不督責旦晚見效亦不敢以急功之語挑動主上寧可無捷不可有敗業亦以此聞之臺下矣謁本兵諸當事亦交口云然但貴州議守亦難之難哉兵不滿千糧不隔宿誠如臺下手教所云夫無餉則何言兵無兵則何言守窮口極涎於當事無不相顧攢眉詢職方公云薊州現有浙兵六千挑選可得精銳三千若貴

西漢志 卷一百一十五
州零碎召募難於應手當以此兵發去但浙兵難使亦難散
未奉臺下意指某且未敢應承懇大司農餉初意堅以楚中
兌支某力爭云楚中拖欠之數大是畫餅止饑萬一貴州失
守封疆之臣無所逃罪其若西南半壁何已乃云兵部發馬
價十二萬先以六百付二都司行再於閩中請十二萬餘姑
待再請而政府亦云爾內帑不可得廣西可處二十萬但彼
中亦用兵大司農不無并州之意姑寬之俟不敷時先期以
請亦決不至悞事都中之梗槩大畧止此川貴雖同一局而
聲息遼隔鞭長不及馬腹不知計處定議云何

與朱鑑塘論清軍書

劉應秋

近從里中父老竊竊譚民間事最苦積蠹無若軍事為甚敢
直披為臺下陳之蓋軍房猾書世傳箕裘一切軍戶皆口分
之業也軍戶之載尺籍者十一而年遠丁絕戶空存者十常
八九明文之清勾者累年不數人而槩將虛絕之戶指甲作
乙滅東作西開賄騙之局者不啻百九甚者錢神所通則飛
寄以避實索賂莫遂則暗裁為揆求是無軍而蒙有軍之累
一軍而駕數家之害上下於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為里遞
數世之患千態萬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於載籍之無
定本而積書之世相踵襲也誠令戶有實籍則虛實莫淆軍
無該書則承沿無自夫無實籍則不得不寄耳目於該書而
求實籍於該書之門猶之失實也今所衛尺籍豈不具存里
巷見聞豈不具著臺下倘有意乎第著為絜令將見在所衛
實丁之戶註其里居刊為成冊其有漏而不報報而不實者
許都圖里甲親赴長吏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疑

似審證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脈即本係實丁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寧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於吏書寧過信於里遞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絕及丁已盡而戶空存與一切戶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中或俯爲奏除或私與批豁或槩可免清亦槩不載冊內異日一遇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覽可辨即有因緣爲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騙擾此籍既定一切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蒼生不世之利而臺下無量之澤也因敝邑父母業采父老款款之愚行之已有次第將稱永利不肖私衷竊謂此法不獨行利一邑推廣之即天下可也此法不獨可行於軍又推之即匠戶亦可也仰承德意勉竭芻蕘極知愚狂伏惟寬照而裁擇之幸甚

與督學查虞臯書二首

李 涑

自文旆入敝省風教一新即虔南僻壤士咸果於自奮臺下作人之功裨益世道宏遠矣病癆之夫不能親炙宮牆亦不敢以尺一瀆左右所謂山林之禮焉耳乃仰止之思何頃不切肝臆也國史之評倚重臺下則以道德文章主盟宇內片言所寄世以之華袞斧鉞者也嶺北雖不乏才然非多才俗尚敦朴故郡邑乘率戒虛浮來教二帖生以闇昧奚辨蒼素乃自兒時所懼仰者則如首帖董公越立朝大節已見省志純乎無議何公廷仁篤志聖學以知過改過爲入道階梯鄉人至今服習其教語及之無不曰何先生仰不愧俯不忤者也黃公弘綱爲姚江高足弟子學主戒懼而一循自然竟日淵嘿如對君師跡其所至入於自然無欲之境矣又寧都丁公積作宰新會六年簡於事上勤於惠下陳白沙先生作丁

侯祠記稱爲洪武以來一人爲詩稱許者不一而足此確宜入良吏傳頃見江右名賢錄乃遺之豈以其官卑耶脫白沙見此想亦爲抱遺憾生所最心服者敝府先此四公餘如省志所載恨生知之未真不敢強對南安則如劉公永者生爲諸生時見該府士人能道其賢至如大庾侍郎劉公節博學宏詞有聲當代其人品亦自不苟乃省志且不載則必修志時此公尚存故也不肖生長是邦無能述其鄉之先達甚自可愧然計贛縣有謝鳳渚詔寧都有盧雲路達大庾有譚南華一名皆篤於好修其所品隲該郡邑人必有定衡竊意臺下倘弘博採之風檄下有司再覈其詳必自無遺漏不確之患矣雖然若董何黃丁劉五公粹美之行斷斷不媿古人不媿青史者也餘即敝邑如袁公慶麟管公登等某不敢望其下風者寧止十數人固自不敢輕入恐妨採擇要以古人好修豈有期於身後之名在生輩今日亦惟不失秉彝之良耳矣至於國史所不及則有省志省志不及則有郡邑乘此亦世法勸善之誼詳畧之別也諸惟台照不備

又詳教劄大都爲國史言耳昨修江右名賢錄時意大明一統志所載前代之人當自無遺所取者必當代人物耳故敝邑止以何公廷仁黃公弘綱條上而宋時敝邑人才頗多著名餘姑不論有王鴻者隱於需巖窮探理學時濂溪先生通判虔州與之往返甚密著有米困銘具見廉靜之風一統志已載而此反不錄令人扼腕且各郡邑已載前代之人而此遺之明是生等後死者之責敢懇臺下如再訂修名賢錄乞補載其人此區區好德之懿所不能已也

上鄒南臯老師書

劉鐸

海內仰老師以爲有泰山巖巖氣象今覩廣平陽和成李愛日未有不樂而就者而或者謂此時宜易道之廣爲門之高若威鳳之翔千仞使人可望而不可即未可過爲貶損舍其所重而示人以易輕是亦一說也至於革弊政簡議論息朋黨清宮禁明功罪辨邪正覈名實一號令循職守杜干請舉廢棄搜將畧汰京營抑苞苴戒宴會出冤獄裁冗食省造作此數者皆今日急務而最難作之題目然捩柁而轉端屬人望所謂日月出而燭火自息神龍見而霖雨自降在老師一咳唾間耳

東南臯宗兄

鄒德泳

去程日遠卽報日稀不能不繫戀於國事尤不能不繫戀於吾兄長也綱常一疏大快輿情當日所爲深慮者今日尚是隱憂人情旣犯不韙之名必朝夕思避不測之禍而僥倖萬一應時起事從古以來如此不少刺虎斷蛇必須究竟舜孔寬仁之實正今日用得著語願時刻在念勿失事機以貽後悔疏中云當日言國本者卽以爲小人神廟在御之日諸人沈痼不幸下世者良不少矣兄長興言及此真可慟天地泣神鬼吾吉中二三兄弟蒙兄長時時注切正宜及纂修機會徧與闡揚卽不肖先後兩疏亦乞轉爲查檢俾不汨沒蓋此時尚有照管恐兄長竭力發揮尚至齟齬若稍回護便埋沒千古了無氣色蓋此時正吾兄長得爲之時在吾吉又得色之事表章光采彰往勸來不獨爲死生朋友情也真切真切

答復真書院書

復真一壇吾鄉理學之宗也憶不肖兒時猶及承松巖易庵
二先生之教當時雖不知領會然獲見道範嶽然雍然非復
人間儀表真有目擊道存者而不俟夫闡發之及也則真之
一字斷可識矣近時談學儘不乏人只將真之一字對証如
何大抵時學之弊有三矯飾於事爲打點於議論周旋於交
接而稍上焉者其弊亦有三矜尚於氣槩鑽研於名理束縛
於信果此六者似於良知俱未覩其面目者也陽明夫子提
出良知一脈先輩諸大賢何等服膺守之勿失若由此談學
講論日煩伎倆滋長聚會徒勤支離彌甚毀佛罵祖以爲功
課恐後來愈流愈遠愈玩愈失而莫之底止矣昔孔子幸籛
羊之存欲令後代因羊求禮庶羊存而禮不廢今日之會何
如哉要之人自有真貴在自復孩提知愛吾何以不如孩提
也稍長知敬吾何以不如稍長也乍見不忍吾何以不如乍
見時也呼蹴不受吾何以不如呼蹴之景也違心之言如何
便出諸口失心之行如何便措諸躬隱微之際莫謂人莫予
覲動念之初凜然帝鑒在茲富貴利達吾有自得者存而不
見其加即貧賤困窮吾亦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損浩浩乎
與天地同其廣大休休乎與乾坤同其悠久豈不爲聖門親
受衣鉢爲中興復真一大豪傑哉今人只是視聖人大高以
爲後之講聖學者只是虛談信斯言也又何怪乎世之指摘
道學廢毀書院則陽明夫子當先坐以欺世罔人之罪而吾
邑先輩之孳孳拮拮啓迪後進者皆痴呆等也今正爲世道
不古總由人心不正而我輩講明此學正欲繩孟氏正人心
一段苦心耳蓋人心一正則世道隆不正則世道汙人心一

正則風化厚不正則風化澆而根柢只在真之一字故舍復真之外更無可講更無可爲同志商榷率衷請教不備

論東鄉事宜請築外城書

艾南英

月日某謹頓首再拜獻書明侯執事邇者流賊已從會昌過安遠此地去閩廣巖峒不越百里全隊而歸休息數年勢必復出而會昌所生擒賊從訊其口詞謂賊首此歸復行招募再出攻剽仰惟明侯匡濟之才任事之勇敝地數十年所未見即如近者搜練軍實壯勇如雲鷄犬安堵奸盜不生似無庸未議仰佐高深然良有司數十年而一見則創制立法可爲經久使後有中才得守明侯畫一此地方數十世之利非獨後事之師而已也竊謂有一郡之情形有一縣之情形在古兵法地形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名之曰通東鄉地形兵法之所謂通也上之不如樂安宜黃有險可據有隘可擊次之不如臨川兩河縈帶阻水可陣賊入吾境如水注漏甕是處皆隙禦之之法以古準今以大例小以古準今古有以山川爲險者有以兵爲險者有以城池爲險者以城池爲險古之堅壁清野之類是也以大例小古之以山川爲險者則宿兵於外漢唐之都關中是也關中天險故漢唐兵之在關中者僅有南北兩軍二百六十一府兵此以山川爲險者也古之以兵爲險者黃帝之師兵宋之都汴梁是也黃帝往來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大梁當天

下之衝故盡收外兵而宿兵百萬於汴此以兵爲險者也即如近者明侯揀選壯勇通縣之籍至二萬人人人摩勵惟恐賊之不至賊聞之相戒無入明侯之境閩兵會勦所過要素

犒賞擄掠婦女搶劫財物無異於賊獨至東鄉弭耳輯伏城門大開市肆不易此非獨處置得宜亦明侯所部投石超距之士先聲有以奪之也然則以兵爲險之明效亦槩可見矣今將講著畫一申明定例自精選常額兵外約鄉兵而拔其十一籍而藏之註其力之程春夏歸農秋冬團練隊伍有紀止頓有營放操有期器械有部異日有事按明侯之籍而舉其法名其人何難之有然此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外兵之至志在攻畧因其所至而備之與之格戰賊之來也莫測其自晝伏夜動循行支逕我旣團練壯勇營止有定此外鄉民勢分而不合賊窺我大兵所至左道遷避所入鄉村即已焚屠擄掠婦女搶載財穀然後大兵尾之即隨行驅逐勢不能使鄉落俱全且賊入一村大者足支千人經旬之食

小者亦足數日兼其行掠或以大衆或以零星或以夜劫我兵有次舍部伍勢不能離次分應所可禦者賊之大衆而已若賊以零星數百分布剽掠或夜分疾行離賊寨二三十里外突圍某村鄉落勢寡如獵狐兔故曰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以古兵法論之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而左傳亦曰鄭人軍其郊必不戒蓋自戰其地未有不內顧室家易生惶惑大兵止頓去士卒之家近者二三四里遠者十餘里賊聲所入訛傳叫囂人顧其家易至潰散故地形所在不能以山川爲險而以兵爲險者當倣古堅壁清野之說而兼以城池爲險故論者嘗欲聚通縣之老弱婦女貨財米穀收入城保而營大兵於外與之堵截一則賊入吾境空無所得勢不能因糧於我一則我兵室家皆聚城郭士卒無內顧之憂不

至潰亂然而縣城狹迫不足容四鄉之民以明侯任事之勇廣築外城北自三港口南至太平庵沿溪爲界東西亦如之總計丈尺分派都圖某都某圖共出公費築城若干丈高比內城殺其三分之一以次相聯四面環合即照該都圖所築丈尺自外城之田至內濠之址盡令縣民讓賣該都縣民照依時值不使昂價該都圖之民公收糧畝創立倉廩多建平房小舍遇有寇警輦載財粟老弱婦女盡收入保而所築外城上下開設銃孔下可以埋佛郎機平肩者可以施鳥銃百子等銃每遇十丈之間立一墩臺以放矢石以備瞭望此所謂合通縣之老弱以備城守合通縣之穀粟以免轉糴而合通縣之壯勇以勦逐寇盜然而必有沮之者曰奪縣民之田以予鄉民也以鄙見論之禮尚往來此報施之常而已當開縣

之初拘集鄉民責令買置縣基或報富戶或限里甲民有賣鄉產而輸價入庫以買縣所限場地者旣而郭內漸實鄉民所買場地盡賣入縣民凡今之市肆圍衢皆縣初各都圖之民業也今以一縣之公舉成一縣之長算胡越同舟可使共濟況於往來報施禮復如是然又有沮之者曰變腴田爲民居妨穀食也是又不然溪外之田膏腴接壤何必以損佃種爲憂若更爲別策曰官自築之縣民之業如故則經費無措又或曰鄉民築城縣民監屋則有費而鄉民任板築之勞有寇而縣民受房租之利如此則鄉民之避寇者何必入保縣城餘于安仁進賢南昌惟其親識是處皆避寇地也通縣穀粟不必盡入通縣人力不必盡集城曠民稀雖築外城與無城同亦不足以辱明侯遠計矣惟是內轉伊邇而各鄉呼應

未必即集私憂過計以爲及明侯豪傑有爲之才一日在事
一日經始規模布置以待後人所謂數十世之利也謹條陳
其以兵爲險以城池爲險者仰瀆高深伏冀採擇施行進而
教之不勝營切之至

國朝

與吉水李文孫書

錢謙益

忠文公神道之文去歲尅期下筆偶遊陪京見一二野乘稗
史記載甲申議南遷事不考覈忠文建議固守分封之始末
猥與倉皇避敵委棄廟社者同類而共列之彼援據者即一
時私家謬錄起居召對之文陰推陽附巧借山斗鉅公以張
皇手目豎儒小生不能通曉國家大計與大臣元老建置興
復之本謀以目借目以耳食耳目蕭蘭爲同心混薰蕕於一

器譌繆流傳將使百世而下丹青無稽涇渭莫別良可嘆也
良可慮也循覽行狀文直事覈大闡定哀之微詞一洗陽秋
之曲筆幸哉忠文有後吾可藉手以告成矣然而命筆之期
所以遷延改歲者以斯文之作殊非聊爾用以證明信史刊
定國論其考訂不得不詳而敘述不得不慎也狀所載監撫
二疏備矣第未詳初疏在某月某日次疏在某日詞臣南遷
之疏相去又幾日此大事也須用史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
之例時日分明奏封隔別則同堂共事交口合喙之心跡可
不辨而了然矣龍胡旣逝螭頭不存造膝之談憑几之語人
爲增損家爲粉飾今當就彼記注確爲箋疏無令暗中摸索
移頭改面即弘光詔書罪狀光時亨之語未嘗以南遷一議
通指兩家可覆視也時亨脅上之疏或言傳斥南遷或言并

攻監撫當日簡牘具在不可矯誣此亦時事相關當并爲條
析者也嗟乎一代表儀千秋知己忠文往矣寧有斯人七尺
未亡三寸猶在倘其鯁避氣焰回互忌諱黎丘之鬼語笑扶
同恒思之叢形影假借馴致孔墨齊駭眇非合傳千秋青史
燭亂自我何以逭於昌黎人禍天刑之責乎古人作史期於
直書其文必先年經月緯巧僞滋多口衆我寡或有挂漏必
招口實是以臨文思懼泚筆而不敢釋然也伏望爲我再考
掌故重覈闕遺旬月之間詳書見示請以發函之日爲授簡
之辰俾得策勵衰遲抖擻翰墨發摠肺腑之菀轉蠲除史乘
之灾膏庶幾金石之託不愧後死抑亦可以有辭於汗青也
又若皖城之役單騎入左營保全東南半壁此事尤爲奇偉
當時奏報書尺處分條畫之詳更欲詳悉訪求以供撰述古
人如司馬韓歐論次此等事情必須委曲描寫使百世而下
鬚眉咳唾一一如見不應草草命筆也惟足下重圖之僕今
年餘歿未盡長孫夭折一切世事冰銷灰冷獨未能忘情此
文爲餘生未了公案耳孟昉郵筒往來多便幸無金玉爾音
某再拜

與冰叔論死義傳書

魏際瑞

語曰太侈苦僭難乎其爲上也太陋苦卑難乎其爲下也賢
人之上有大賢大賢之上有聖人等而上者不知其凡幾矣
賢人之下有中人人之下有不肖等而下者不知其凡幾
矣顧以賢爲聖賢旣非聖人將疑其賢以不肖爲賢人將愈
暴其不肖之罪何者過情而售僞人心之所不服也今夫河
之與濟清濁未嘗不相並而人之挹之者雖棄其濁猶取其

清苟欲揜河濁而使濟渾之則河終不清而濟適濁而不可
挹死義傳之作所以表忠臣著志士也而誤失其實甚者使
不肖等於賢美惡無異詞真偽無差等則是曹操可以比文
王而仲尼實陽虎也是故善惡不欺者修身之至誠功過不
掩者立言之善道善善雖長好惡不可拂衆激勸雖怒是非
不可無平要使各得其實則鬼神安庶民服風俗勵而人心
正矣夫上者志也次者事也事與志而相得又其上也無其
志而號其事與無其事而號其言以至於與寇攘奸宄等而
盜乎一節以勝之者有王者作是不待教而誅之矣而猶得
與忠臣志士並稱而莫異此天地鬼神之所不赦也乃或者
曰取其一節以爲風則亦在乎善爲之詞而已矣予乃論列
其傳并其目更之曰義死義死者其於死義所由分也其觀
覽之迭相反覆而不厭焉

與友論文書

王猷定

頃辱足下書示僕以今之爲文者如漢淮南云芻狗二龍之
始成文以青黃胃以綺繡尸祝均袷大夫端冕以迎送之及
其已成之後則壤土剝草而已矣始信文以氣爲主古人豈
欺我哉嗚呼子可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
阿房之高且敞也魯靈光之巋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
也揚子之亭葛氏之廬之幽且闐也亦甚不同乃其爲之也
楹簷榱杙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爲人根莖
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行於體之
中者也古人之爲是言也有所兼而言之後人泥其言而不
察亦已過矣故明徵定保如金如石謨訓之垂也正大燁煌

如綽如綸詔誥之頒也簡實嚴厲觸目警心箴銘之誠也羅
列理亂確證古今陳事之忠也按剔謬戾顯彰奸慝繩糾之
直也聲義致討墨墨梅梅軍旅之歌也揚德敷功明明弼弼
廟堂之頌也以至感懷而造端則畢然四望皇然遠慮之無
窮也贈畲而抒思則融然怡懌鬱然纏綿之靡盡也慷慨而
賦物則辰經星緯嶽峙川流鑑軫陵闕園囿殿臺之必蔚瞻
也遊覽而寓意則島阜陂渚鱗植羽毛寒燠晦朔杳冥變怪
之必流連也若夫張皇感動發必穿的則爲說士捭闔之術
擷葩搯英詞必銜巧則爲騷人文士之習晰吻棘喉索隱窮
異則爲曲士支離之說此體之大畧也夫劍之下型未能斷
蔬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分以
佐錫摩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爲文之砥錫也夫體

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
巧爲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
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
貢問字於揚雄其何益之有故氣之充充於立體而體之所
急急於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末
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以貫之範
古以弘之峻潔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蜩之專有貫虱之
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望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
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灑灑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曠然大行
九坂造父飛轡越之而行空也而其大旨光明如陶冶耒耜
不可一日而闕如黼黻丹黃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
足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而後

先連綴如出一人哉至於豐玉荒穀不能相兼春華秋實不能相擅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錮疾韋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疵曠房輝遠稱爲五經庫無益於時殷踐猷號爲五總龜無補於世是固其得於天者各有長而資乎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答足下試寓目焉其以予言爲然否

與吉水王明府書

李振裕

人物藝文全志眉目也人物近見部頒格式止通列而不分門以便後來續入此法甚善即敝邑舊志亦然但前賢德業有全體一節之不同愚意以編年中擇其全體純備者或書官或書謚用特筆冠之於首則傳宜詳至於一行之善一事之美或做班馬合傳之體連類以及之如年代前後不侔者亦不妨各爲立傳而以數語該之則傳宜畧至載籍所傳烈

女則僅載節烈列女則並及賢媛存者不多焉藝文各體須備然當取其切於地方政教風俗者錄之至于山川形勝紀事題名只擇其文筆最佳者若贈答懷人諸作槩宜刪去二事定而志之大端得矣頃接篁山舍親書謂江省理學海內所推通志宜增語錄一則誠爲至當特以聞之左右文信國之爲吉水人著在荆川左編與卓吾藏書確然可信前志不書最爲缺畧亟宜增入以符定論夫合一統而成書載之通志者不容濫就一邑以成書載之專志者不容踈執事銳意修復所宜參考史書及正續通考方有確據若僅就郡邑志乘恐未足副三不朽之盛心也常言無當惟知己或不以迂遠見哂

上宋撫軍書

萬任

恭惟執事一代偉人兩間正氣承淵源之家學擅風雅之名宗少選入侍

先皇既愛其雋才仕歷有聲

今上益加之特眷節鉞來臨撫茲江國凡所以潔已率屬造士養民極其心與力之所至無隱弗燭無遠弗周蓋四方莫不仰真清而百姓固已蒙厚福自開府江右未有岳立雲垂如我公之德澤及於生民歌思當在奕世者也乃尤以崇起教化扶正人心爲制治之本蒐閱郡乘慨念舊額祠祀有裨風化者悉經兵燬未能徧復檄所屬詳加確議創爲理學忠節名賢兩祠置主合祀人爲傳贊并勒修復始末曰豫章祀紀其於羽翼道統扶植人紀襄政教而風千秋真不朽之盛事如公所序言者矣而任讀公所賜祀紀竊有不能無疑者所

有大節祠原祀黃練諸公十五人事核於百年之久詔舉於萬曆之初祠非私建名無冒附今忠節祠置主黃練而外止列胡公閏周公是修曾公鳳韶鄒公瑾魏公冕王公良顏公瓌王公省存十去五而彭公與明劉公端王公高蔡公運顏公有爲不與焉則何耶將謂此五公死有可議祀所宜草耶則彭公與明與黃練胡公並被逮不屈死者死固彰彰也劉公端王公高並以爭孝孺獄坐黨死者其殉孝孺要以殉建文也蔡公運則守賓州城死者守爲建文守死爲建文死可知也顏公有爲則顏公瓌子同父自盡於沛縣者死孝仍死忠也死皆光明正大而非有勉强輾轉之私事見革除志中詳司馬萬公恭碑記無可議也舊惟范志大節祠小註偶遺王公省名未共載數耳厥後盧志暨陳公弘緒續修志皆載

十五人即伏讀公移亦稱十五人中間有云凡已在祀典者前人必有定論而增損於其間則其事鉅其關匪輕今所增入主既加確議以示無私而損此五公意必有說以處此雖起九原足服死者之心而傳諸久遠不啓後人之惑然後可使無端而遺之耶則論古考詳者將有忽畧罣漏之訾其何以昭慎重使有爲而黜之耶不顯正其當黜之故而議者無駁詞祀者有廢主則即事原情者疑有愛憎取舍之僻其何以見折衷任向閱通志吉安人物未載彭公與明顏公有爲名而載顏公瓌小註云遺次子有爲歸不載從父死爲曲筆失實劉王兩公雖志載矣而惜其未祀于鄉賢爲缺典蔡公運本南安府屬之南康縣人志載官爵死事與原祠記諸公皆以縣名不以府名相符爲可信而南康府人物有同名蔡

運者通志仍謬註祀大節祠爲可笑其陳公濬反不特書附註父大猷下爲不合今陳公得增入理學祠幸而已乃原祀二十四先生止一胡公直號廬山者無敬方胡公直也今以同名而得並祀之忠節若蔡公又有同名者而併逸之將諸公於此亦有幸不幸耶舊邀俎豆於十世一旦而奪其蘋蘩其何以妥先靈且使來者將曰盡節如某公垂祀如某公祠更中毀幸際光復而姓氏刪沒如此無子孫之仁孝者以陳請之無士大夫之賢明者以訟言之修行砥名究歸泯滅曷益哉其何以鼓後進始任肅拜祠下指數五公無主位謂必有言於執事者不致以興廢舉墜之大典彰往勸來之盛心而輕予人以咨嗟嘆惜之妄議今覩祀紀成帙而未有聞也遺之則遂遺之矣黜之則竟黜之矣故不避狂瞽干冒鈞嚴

應否補削伏惟執事裁察而明教之

西江志卷第一百七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應', '否', '補', '削', '伏', '惟', '執', '事', '裁', '察', '而', '明', '教', '之']

